

馮白樺編著

世界的民族文學家



現代書局印行

PA 61/66

馮白樺編著：

世界的民族文學家

現代書局印行

No.0033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分店 廣州 漢口 北平 南京 廈門 汕頭 杭州 寧波 雲南 洛陽 開封 鄭州 重慶 成都 江蘇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雲帆 編著者 馮白樺	世界的民族文學家 官價捌角
1934 5.20初版 1—1500册			

我，不希望在我的墓石上

飾着詩人的月桂冠，

我只希望飾着戰士之劍與帽子。

——
哈因律希·海涅

目錄

大戰前後的波蘭民族文學家	一
美基委茲與顯克微支	一五
象牙塔裏的英雄	二七
希臘義勇軍中的詩人拜倫及其偉大的最後	三六
新希臘的愛國詩人巴拉瑪滋	五五
新興捷克斯洛伐克的雙翼	六六
克利斯篤夫與悲多汶	七五
法西斯蒂政治建立前後的意大利文學	八五
法西斯蒂文豪唐南遮及其代表作「死的勝利」	一〇五
意大利熱血詩人唐南遮阜姆獨立宣言的大獅子吼	一二五

熱情詩人海涅的生涯及其思想……………一三三

派德留斯基及其藝術論……………一三七

南宋愛國詞人……………一七一

大戰前後的波蘭民族文學家

一 世界大戰與波蘭民族文學

十九世紀後半期波蘭文學的黃金時代，最偉大的民族文豪顯克微支與美基委茲的「慨壯烈的文學生涯，和光芒萬丈的文學作品，作者已曾有專文介紹過了。現在本文所要介紹的，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爲中軸的，自新世紀的開頭即一九〇四年以降經過了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以迄一九三〇年的這二十幾年間的波蘭民族文學，波蘭民族文學家們在這劃時代的人類大搏鬥中爲本民族聲訴的英勇的宏音！

如果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爲一個支點，從而觀察其前後二十幾年的波蘭文學，那末我們就可立刻發現大戰前後的波蘭文壇，實在是完全給一種濃厚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所充滿着，支配着，把握着。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黃金時代，給顯克微支和美基委茲的偉大的愛民族愛祖國之

熱情所鼓盪所影響所造成的一班青年文學家，民族主義的色采情調及理論的傾向雖然也曾極一時之盛，然而究竟是因為祖國的宗社尚在淪亡期間，周遭的國際環境尚未有絲毫變更壓迫的重力，復興宗國的運動的黑暗前途尚未現出一線之光明，所以在當時的那一班民族文學者的作品裏，民族主義的觀念形態尚未完全成立，悲觀消極和懷疑的灰色的影子還時時出沒隱現，文壇上也未能創造出一致的偉大的民族主義的總傾向。及至新世紀的開始，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及爆發當中，波蘭的國際環境顯然的起了急劇的變化了。在長期的奴隸生活中慘嘗亡國之痛的波蘭民族，雖然被踐踏在侵略者的鐵蹄下輾轉呻吟，然而爭自由的波浪無時或息的波蘭民族，是把握到了一個新的局面新的機會——復興宗社重新建造獨立自由的國家的機會了！於是波蘭的一羣民族主義的英勇的鬥士，民族文學家們就都乘時興起，造成了文壇上的濃厚的民族主義空氣來刺激民衆，鼓勵民衆，領導全民衆一同站在民族主義的文化戰線上，共同參加整個波蘭民族的千載一時的復興運動。像大家所知道的一樣，和世界大戰的最後停熄的砲火同時，波蘭民族復興運動的結晶，嶄新的波蘭獨立國家是出現在波羅的海的岸上了！十幾年來，因了英雄的畢爾什特斯基(Primo)將軍的獨裁的努力，新的波蘭國家是總算像模像樣的跑上了新興國家的建設的坦坦大道了。對於這新的波蘭獨立國家的構成，正如我們之不能忘記英雄的畢爾什特斯基將軍一樣，我們也不能忘

記什朗斯基 (Zeromski) 卡斯普勞威什 (Kasprowicz) 這一流的民族文學家，精神上獨立國家的創造者的偉大的民族文學家！

現在，爲敘述的便利計，我們不妨以世界大戰作爲波蘭民族文學的分水嶺，從而分別敘述大戰前後這二十幾年間的十幾個代表的波蘭民族文學家。

二 民族主義小說家什朗斯基

什朗斯基 (Stephen Zeromski) 是現代波蘭作家中之最爲一般波蘭人所愛讀的小說家戲劇家，同時是波蘭的民族主義最偉大的代表者。也和顯克微支一樣，什朗斯基開始從事文學創作的時候，是一個社會的悲觀者，並且也同樣的是以短篇小說家聞名一時。他的短篇集鴉和鴟將啄碎我們，是充滿了不可排解的失望和無窮的悵惘。在通常被視爲他的早年傑作無家者裏面，主人翁的一個醫生捨棄了個人的快樂而從事於教育並扶助貧苦民衆，但不幸很少成效的故事，也使人看了扼腕浩嘆，悲觀消極。但在一篇叫做西薩福斯的苦工的較長的作品中，什朗斯基却由悲觀趨於樂觀，從消極的描寫到了積極的描寫。西薩福斯 (Sisyphus) 是希臘神話中所述的考林司的國王，死後受冥譴，轉石上山，石既達山巔，輒復滾落，所以國王的苦工也永久不停。這作品借這希臘

神話做標題，用以描寫俄皇時代的俄國學校制度之用心，以戟刺波蘭青年的民族思想，書中並且借一個波蘭農家子（本書主人翁之一）的最後的成功以暗示波蘭民族前途之終於有希望。

從現代人生的描寫轉向了歷史的描寫的時候，什朗斯基是採取拿破崙戰爭時代的波蘭兵士悲壯的犧牲故事為題材而作長篇小說灰土，這是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以後最偉大的長篇歷史小說，世界大戰爆發時波蘭防守陣線的士兵是喜歡把這部小說放在背囊裏，在戰場中閱讀的。什朗斯基更追溯歷史遠望到十六世紀，他歌詠波蘭人對於回教徒的侵入者之英雄的鬥爭；他用了散文詩的形式寫成將軍歌，敘述那位有名的波蘭將軍 Noble 的斬將擄旗的壯烈的戰績。

再回到現代人生的描寫的時候，什朗斯基的民族思想就表現得更加顯明了。在野獸的皮這部劇本中，他描寫了一八四六年波蘭的農民暴動，他使劇中主人翁的一個農民被民族感情所克服，在暴動時救助了一個將被殺的地主。什朗斯基以為民族的一致，比較階級的利益更有重要，但在並沒有保護地主這一點上，他至少是比其餘的波蘭智識分子較為開明。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所引起的波蘭獨立運動的陰謀，也在什朗斯基的小說玫瑰中有了描寫，這小說是對話體，匿名發表的，書中對於那些政治犯的痛苦狀況描述得十分痛快。此外他還有長篇小說三部作對撒旦的戰爭，用了很廣大的背景，從波蘭到巴黎，從大戰前的克拉考到現在的華沙（Warsaw），故事

是說一個理想家願意將自己的大工業交給工人去管理，但須等待時機成熟，而這等待就使他喪失性命。這書第一部名為猶太的談話，第二部名為旋風，第三部名為仁愛；這最後的一部直到波蘭獨立之後方纔出版。

從民族主義立場說，什朗斯基不愧是波蘭民族的偉大的代言人。近代的每一個波蘭問題的空氣緊張起來時，什朗斯基的警告和激勵便到了波蘭人民的耳朵。當許多保守的波蘭人正在害怕着參加世界大戰的危險時，什朗斯基是寫了劍的夢以為鼓勵；當民族的戰爭熱已達到最高度而漸趨軍事的獨裁的危機時，什朗斯基則在他的麵包的夢裏面謳歌和平的工業。總之，什朗斯基的確是一個激頭激尾的偉大的民族主義者，雖然他早就和社會革命黨發生了不可分離的關係。

三 民族主義詩人卡斯普勞威什

卡斯普勞威什 (John Kaparwick) 是近代波蘭最偉大的民族主義詩人，他的激昂慷慨壯麗動人的詩句令人很容易想起了前世紀的美基委茲的不朽的篇章。他是農家子，曾入德國的大學，因在上細勒細亞 (Upper Silesia) 地方的農村中鼓吹民族主義，被普魯士政府所捕入獄。後來又曾在報館裏過了好多年的記者生活，但常常為貧窮所苦，直到他翻譯的外國名著受到了胡陸 (Lewy) 大

學的比較文學講座的酬報。他方纔能够專心致力於創作。他和前代幾個波蘭民族文學家之開始是一個悲觀論者完全不同，卡斯普勞威什是在初期的作品中早就充滿了樂觀的民族主義的精神。他勇敢地堅決地正視着現實生活的醜惡和黑暗，大自然之四季的移轉也並沒有在他心上引起憂悵的印象，他是不會傷春，也不悲秋。他說：『我知道在那個愁霧的後面，隱藏着有一座偉大的花崗石的神像，有藍的眼睛和金的冠，正像那初升的旭日戴着紅霞的羊冠，要驅散世界的魃夢和墳墓的靜寂。我知道在萬物的中心，治理着有生命的火燄，那標語是：形式萬變而實質如一。我知道，凡有死滅，都不是無代價，今日搖紅的光線便將於明日照耀了並且溫暖了那黑暗——這是青春的光，青春的熱。我知道在今日猶是荒墳，到明天將成爲復活的聖殿，被包圍着歡樂的光焰。我知道懷疑應得揮開，因爲懷疑的硬殼脫落後，便會長出新的利劍。』在另一作品裏，他又說：『我們的詩歌中回響着民族的苦痛、要光明，麵包，自由，到我們的手中。我們的詩歌沒有憧憬，沒有奇蹟，祇是今天的高呼起來和勇敢，到明天呢——到明天，我們的詩歌中便回響着勝利的狂歡！』

在這裏，詩人卡斯普勞威什便成爲戰士，成爲民族的預言者。真的，在他的詩裏，祇有勝利，祇有勇敢的意志和前途的光輝。他的作品中又有一種不易動搖的農民的原始的力，這力就是

產生他的農村社會所從來的。他喜歡用柔和的調子說到那些灰色的茅屋貧農的茅屋，他又常常很熱心的講到那人民的不減不竭的力量，和農民粗布袍下的太平世界。他曾取十七世紀波蘭南方山境的農民暴動故事爲題材編了個劇本，以暴動的農民英雄作爲劇中的主人翁。

世界大戰停息之後，波蘭獨立了，卡斯普勞威什的壯年的熱情告一段落，他創作由生活轉向翻譯生活，完全獻身於新國家所急切需要的外國名著的翻譯工作，同時他還擔任着胡陸大學的文學講座。他晚年的作品多取材於聖經。最後出版了二本詩集，名爲哭泣的靈魂和我的靈魂沉入黑暗了，頗帶人類廣大苦悶的色采。晚年的卡斯普勞威什要求解決人類苦難之根源，他是和不可見的神在角力，要猜破那使得人類痛苦的大謎。他這些思想，在波蘭還是被壓迫奴辱的時候，很見得是迂遠不切實際，但在波蘭民族已經自由獨立了的時候，却又見得他是能夠不囿於民族主義民族痛苦的範圍內，而有世界的眼光，是觸到人類全體相關的一個根本問題了。這正是新波蘭的青年詩人所狂喜而相告的。卡斯普勞威什盡悴於翻譯外國的名著，又開了世界文學的寶庫，也給與熱烈地想獲得知識的青年以若干鼓舞。總之，卡斯普勞威什晚年的努力，無論是詩歌翻譯，在新波蘭的青年作家看來，就彷彿是一種預言，暗示着新波蘭的詩壇應該轉進一個新時代，這新時代的基調是世界主義。當然這世界主義的出發點是以民族主義爲界石的。卡斯普勞威什在波蘭詩

壇上繼續保持他的偉大的權威，一班新波蘭的青年詩人都熱烈的信仰他，可惜的是他在新近已經逝世了。

四 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得者萊芒忒

一九二六年全世界最榮譽的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是新波蘭的民族文學家萊芒忒（W. S. Reymont）。萊芒忒之所以能夠獲得諾貝爾獎金，是由於他的春夏秋冬四巨冊的空前的傑作農民，他以偉大的魄力和縝密的手段和持久的時間，寫成了這一部小說形式的農村文獻。書中描寫波蘭農村中之典型的人生，農事的艱苦和愉快，農村的習慣，愛與憎，個人的慾望和社會的糾紛，四季的自然風景成為最鮮明的背景，在這背景前面移動着的，就是那些朴野嚴肅憂悵的波蘭農民。萊芒忒在這偉大的作品裏把波蘭民族中的農民生活的整個的輪廓顯示給全世界，他的功績不消說是不可淹沒的。

萊芒忒出身是個農民，生長於農村，做過耕種的事。又曾過流浪生活，做過跑江湖的戲子和鐵路局的小職員。他的早年的著作夢想者，戲院裏的女子，都是他的流浪生活的照寫。及至希望地出世後，他纔有名於時，在文壇上展開了有希望的前途。這部小說的背景是那個很快地在工業

化的魯特士 (Lutsk) 鎮，有那些蜂窩似的紡績工廠和猶太的德國的波蘭的暴發戶。將波蘭農民之漸升而為社會力這一現象，第一次的表現於文學中，而且是空前的有力的表現的，是萊芒忒的獨到之處，也即是他的創作的真價值。他是一個偉大的波蘭民族文學家，在他的作品裏處處流盪着波蘭民族的熱血。他曾着手寫歷史小說，他以獨立國的波蘭的最後幾年為題材而作一七九四那一年。在這小說中萊芒忒是一族個寫實主義者，不過有許多細膩描寫掩沒了歷史的輪廓。

五 從戰場歸來的英雄詩人史塔夫

世界大戰的血潮過去後，波蘭儼然成為獨立國家了，這是無疑地要給與波蘭的青年作家以若干興奮的。在戰線上的青年作家們剛從戰爭的砲火中喘息過來，都搶先要吐出他們的感想，結果是詩歌的旺盛，而史塔夫便是其中最堪代表的一個。在大戰的當時，我們還看不見波蘭詩壇有什麼轉變，直到這位從俘虜生活中回來的青年詩人史塔夫 (Jagóld Staff) 說出了他的經驗和感想，波蘭詩壇纔有了復活的色采。史塔夫大戰時被俄國軍隊所捕，流放於烏克蘭，到大戰結束後方纔回國。在戰前，他已經發表過許多作品。他的一本詩集題為力的夢的，充滿了新生的力，並沒有染帶着當時流行的悲觀頹喪的色采。這時期他的作品中也多談戀愛，他尊重女性，不像卡普勞

威什等之嫌惡女性，他的母親一作十分明顯的表示了他的尊重女性的意見和神聖的母性描寫。

他的史詩體裁的武華道胡斯基（Twardowski）相公，取波蘭傳說中的人物武華道胡斯基爲主角，而加以理想化，這一篇敘事詩又名行動五詠，樂觀的靈魂的力量，是描寫的主要點。他在一切作品中所表現的自己，是並不熱烈地想追求什麼快樂，可是英雄的堅決的要過危險生活，準備着擔當一切的險惡的風濤。史塔夫常被因於烏克蘭的時候，他所見的是同胞的困苦受難，他所想的却是如何從這破敗的混亂中建立起新的波蘭國家。他的思鄉苦，反使他的詩句更溫柔可愛，他的英雄氣概的樂觀主義更加增強了他的詩句的光焰。新的空氣終於吹到了波蘭的詩壇了。在英雄的史塔夫的影響之下，於是就有同樣地勇敢樂觀的青年詩人米欽斯基（Mickiewicz）等應時而生，爲新興國家的波蘭唱出英雄的調子。斯塔夫在最近出版了詩集針眼，因這詩集他得到了一個文學獎金。

六 幾個女作家

康諾濟尼卡（Konopnicka）是波蘭民族文學女作家中的先驅者。她是女詩人，是農民謳歌者，她和小說方面的萊芒忒可稱爲波蘭民族農民文學的雙璧。她首先揭起反叛基督教的大旗，她說人

們所住的世界不是上帝所治理的。

女作家考薩克·什支索喀 (Mme. Sophia Kossak-Szczucka)，是第一個把大戰生活作爲題材而表現得最爲有力的，火焰就是她的代表作。這小說一方面描寫了革命時代烏克蘭境內的混亂，一方面對於波蘭邊境的會爲中產階級故鄉之文化中心的淪陷，也寄以無窮的感慨。考薩克·什支索喀又曾致力於歷史小說，她在做了幾本薄薄的歷史小說之後，忽然大膽地衝進了顯克微支所獨佔的歷史小說領域裏去，作成了二卷的長篇小說黃金的自由，在最近出版。她這黃金的自由取材於俄波戰爭時代，寫專制的君主和不法的貴族（那是顯克微支在俄皇政府的法網下所不敢寫的），尤其是描寫到波蘭新教徒的興起與沒落。這作品的出現，似乎就透露了歷史小說將在波蘭文壇上作爲民族文學的一大勢力而大大地復活起來的消息。

新進的女流作家崑散微支 (Mme. Gulewicz) 應用心理分析的手法作了一部短篇小說集和孩子聯盟，於一九二七年發表，曾經驚動了波蘭文壇。這短篇集十分深刻地表現出一個女子的靈魂中如何地有本能與理知的衝突在不斷的地循環着，其中的描寫，有許多地方表現了她的女作家的特長。

同樣的也是心理描寫的好手，於一九二六年發表了短篇集從那邊來的人的，是女作家達勃魯